

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29名运动员参赛 他们流离失所却坚持逐梦



“最美难民运动员”
尤丝拉·马尔迪尼。

29名难民运动员的背后，是数千万难民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，截至2020年年中，全球有超过2500万难民。虽然，在高手云集的奥运竞技场上，这些难民运动员的成绩并不突出，大多止步于第一场比赛，但人们见证了他们的勇气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的力量，他们为梦想而战的身影，令人难忘。

“最美难民运动员”曾为生存拼命游

尤丝拉·马尔迪尼(叙利亚)
年龄:23岁 参赛项目:女子100米蝶泳

曾经闪耀里约奥运会的“最美难民运动员”尤丝拉·马尔迪尼再一次亮相奥林匹克大舞台，她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担任难民代表团的旗手。在7月24日进行的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，她以1分06秒78的成绩获小组第三，没能进入半决赛。

马尔迪尼1998年出生于叙利亚，由于父亲是一名游泳教练，她从4岁起就开始学习游泳。然而，当叙利亚被笼罩在战火下时，马尔迪尼的游泳梦被震得粉碎。炮弹有时会落在她冒险前去的泳池里，她还失去了两位一起训练的队友。

17岁的她与姐姐背井离乡，从土耳其搭乘橡皮艇逃往欧洲。那艘挤着20多人的橡皮艇突然出现故障，引擎停了，船开始进水。生死关头，她和姐姐还有两个同伴跳下冰冷的大海，拉拽着这艘可容纳六七人的小船前行，经过漫长的3个半小时，小船最终被推向希腊莱斯沃斯岛，20多人活了下来，马尔迪尼成了他们的英雄。

之后，马尔蒂尼辗转到了德国。“在逃往德国的路上，游泳救了我的命。当我来到这里时，游泳帮助我从零开始。”在里约奥运会上，她和其他9位难民一起，组成了奥运会史上的首个难民代表团，走进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。

2017年，马尔迪尼被任命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(UNHCR)的亲善大使。她和姐姐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，预计明年上映。马尔迪尼的经历，激励着许多身处困境的人。

“我想向世界证明，叙利亚难民也有不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也有着优秀的文化和文明。”

未来，马尔迪尼希望能读大学，表演专业、体育专业和新闻专业是她最感兴趣的3个方向，她还想开一所游泳学校。

徒步逃离战火 踢出未来

阿卜杜拉·赛迪奇(阿富汗)
年龄:24岁 参赛项目: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

在7月25日举行的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中，来自阿富汗的24岁跆拳道运动员阿卜杜拉·赛迪奇遇到了中国选手赵

帅。五局下来，赛迪奇以20比22不敌赵帅。

赛迪奇出生在阿富汗，8岁开始接触跆拳道。然而，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让整个国家变得千疮百孔，赛迪奇不得不于2017年远走他乡，逃往欧洲。

赛迪奇记得，在离开阿富汗后，他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旅程，风餐露宿，绝大多数时候只能徒步前行，有时一天要走上15至16小时。

四个月后，赛迪奇终于在比利时一个难民营里落脚，并在附近的一家俱乐部重新开始训练。其间，他参加了不少比赛。2019年西班牙跆拳道公开赛，他获得一枚银牌。

羽毛球给他带来新希望

阿拉姆·马哈茂德(叙利亚)
年龄:24岁 参赛项目:羽毛球男子单打

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阿拉姆·马哈茂德在东京奥运会上参加的是羽毛球比赛。奥运首战，世界排名第172位的他对阵7号种子、印尼名将乔纳坦；第二战，他对阵24岁的新加坡小将骆建佑。毫无意外，他输掉了两场比赛，但他知道，和顶尖球员比赛是难得又宝贵的经验。

阿拉姆在叙利亚出生，7岁那年追随姐姐的脚步开始打羽毛球。姐姐萨纳也是优秀的羽毛球手，曾代表叙利亚参加2015年武汉亚锦赛。

“当我开始学习羽毛球的时候，我感觉这真是一项非常有趣的运动。我和姐姐一起打球，我们成为了叙利亚最好的球员。”阿拉姆回忆。

羽毛球带给了他许多同龄孩子难以获得的奇妙体验。“我成为学校冠军，去伊朗、土耳其、印度、日本打比赛，这非常酷。有时候同学们问我去哪里了，我就告诉他们我刚去日本打了两周羽毛球赛。我总是在自己的年龄段拿到冠军。”

也是羽毛球，给了阿拉姆展开新生活的动力和希望。6年前，叙利亚战火升级，手握多个全国冠军的他已有两年不能正常训练，“16至18岁，运动员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”。最终他决定搬到荷兰。

要融入新环境挑战巨大。“开始几个月，我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，换了无数地方。当人们帮我找到一个俱乐部，我可以继续打羽毛

球的时候，事情有了转机。”阿拉姆安定下来，开始结交新朋友，适应新生活。

未来，阿拉姆希望在坚持羽毛球训练的同时，能有更多时间去上学，完成学业。

逃离战火 两次参加奥运

詹姆斯·希恩杰克(南苏丹)
年龄:29岁 参赛项目:田径男子800米

詹姆斯·希恩杰克今年是第二次参加奥运。里约奥运会上，詹姆斯代表难民代表团参加田径男子400米比赛。

在上月举行的田径男子800米预赛中，当詹姆斯准备切线到内道时，与一名选手发生碰撞，摔倒在地。但他马上爬起来，继续朝着终点奔跑，最终以2分02秒04的成绩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线。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结果，但人们从詹姆斯身上看到了勇气和毅力，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给他点赞。

詹姆斯今年29岁，他出生的村子位于南苏丹。在南苏丹2011年独立之前，南北苏丹常年内战，战火不断。詹姆斯7岁时，父亲在战争中战死，而詹姆斯所在的村子也受到战争的摧残。

2002年，詹姆斯独自离开了南苏丹，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，来到肯尼亚的卡库玛难民营。在那里，詹姆斯一边学习，一边进行跑步训练。在2015年的一次选拔中，詹姆斯脱颖而出，被选入肯尼亚的恩贡山集训营参加训练。在那里，山间公路就是他们的跑道。

一边艰难谋生 一边坚持训练

波勒·米森加(刚果民主共和国)
年龄:29岁 参赛项目:柔道男子90公斤级

这是波勒·米森加第二次参加奥运，他也是里约奥运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之一。

米森加的母亲死于战火，两个兄弟下落不明，他被送往救济站。在那里，他第一次接触到柔道。

从2013年起，米森加来到巴西避难。他一度靠做卡车装卸工养家，每天把沉重的货物运上卸下，只能挣10美元。为备战里约奥运，他经常坐2个小时的公交车从里约北部的贫民窟到西边的训练馆训练。米森加只能咬牙坚持。“如果我工作得太晚就没时间去训练场；如果不干活只训练，我女儿就没

饭吃。”

7月29日，参加柔道男子90公斤级比赛的米森加仅获得了一次出场机会，等了5年，他的第二次奥运之旅被匈牙利选手托特·克里斯蒂安极速终结。

摸枪两年 为荣誉而战

卢娜·所罗门(厄立特里亚)
年龄:27岁 参赛项目: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

7月24日，卢娜·所罗门在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获第50名。卢娜在厄立特里亚长大，在这个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国家，射击这项运动并不为人所知。

她于2015年从故土逃往瑞士，在洛桑生活期间，她遇到了意大利三届奥运会冠军、射击运动员尼科洛·坎普里亚尼，与射击结缘。“在那之前，我都不晓得射击可以作

为一项运动。”

坎普里亚尼发起“留下烙印”项目，并从2019年起带领首批入选的三名选手以东京奥运会为目标开始训练。他们不仅在欧洲的许多比赛中进行实战，还前往印度进行训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入选“留下烙印”项目之前，卢娜甚至没有摸过枪，完全是“一张白纸”。怀孕和分娩一度让卢娜中断训练，但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让她有机会回到赛场迎头追赶，最终，她如愿拿到奥运参赛资格。

和哥哥相拥上热搜

阿拉·马索(叙利亚)
年龄:21岁 参赛项目:男子50米自由泳

叙利亚兄弟穆罕默德·马索和阿拉·马索在东京奥运开幕式上热情相拥的画面火爆网络，不少媒体和网友误认为，兄弟俩自叙利亚冲突以来分离多年，这次是“久别重逢”。实际上，兄弟二人2015年离开叙利亚，目前一起在德国生活，这次也一起抵达东京。



21岁的阿拉·马索参加男子50米自由泳比赛。
IC供图

波勒·米森加连续参加了两届奥运会。

安吉利娜·纳达伊(南苏丹)

年龄:28岁 参赛项目:田径女子1500米

对来自南苏丹的安吉利娜·纳达伊来说，奥运会的跑道是她人生中踏过最好的跑道。

在参加里约奥运会之前，安吉利娜等多名南苏丹难民运动员在肯尼亚卡库玛难民营训练。难民营位于大片玉米地旁，有四排平房，院内的地凹凸不平，很多运动员赤脚跑步。

“地上埋了地雷，哪里都不安全。”在她的记忆里，村里经常出现枪声和火光。这个当年不到7岁的小姑娘，跟着村民晚上躲子弹，黎明找食物，一路从南苏丹逃到卡库玛难民营。来到肯尼亚后，她再也没有见过父母。

安吉利娜说：“我要跑出非洲，我只想证明给全世界，难民也可以参加奥运会。”

还想再尝奥运的滋味

埃尔德里克·塞拉·罗德里格斯(委内瑞拉)
年龄:24岁 参赛项目:拳击男子75公斤级

7月26日，在拳击男子75公斤级预赛中，埃尔德里克·塞拉·罗德里格斯仅上场10秒就被对手重拳击倒，此后又连续挨拳，裁判不得不终止比赛，罗德里格斯含泪走下拳台。24岁的罗德里格斯几乎没有大赛经验，在经验丰富的对手面前不堪一击。

罗德里格斯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，9岁开始学拳。他之所以学拳，为的是在乱局中保护自己。

罗德里格斯曾短暂入选委内瑞拉国家拳击队，后因物资匮乏，被迫离队。2018年，他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申请避难，获得难民身份。

罗德里格斯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，同时坚持对拳击的热爱。他说，平时在进行搅拌混凝土、修剪草坪、涂漆等工作时，想着的都是这些能对他的拳击生涯有帮助。

在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后，他表示：“我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，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，还有数百万像我一样背井离乡但却继续追梦的人。”

67秒即被判负，罗德里格斯直言：“还不知道奥运是什么滋味。”但罗德里格斯已经开始憧憬下届赛事。“下届奥运会你们还会看到我，到时我会告诉你们奥运的滋味。”

跑出难民营 跑进新世界